

同龄子

The Same Generatio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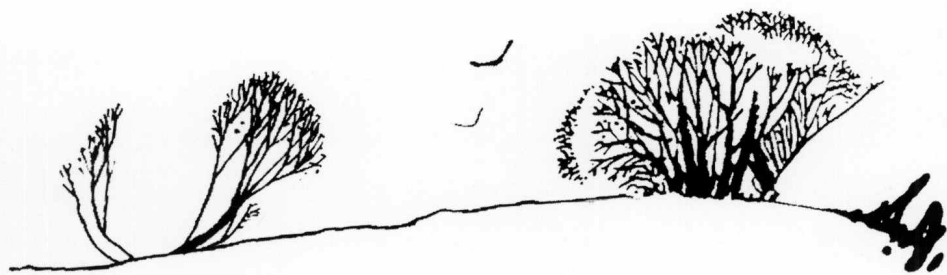
魏玉明/著

第二部

Part · 2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
CIRCLES PUBLISHING HOUSE



同龄子

The Same Generation

魏玉明/著

第二部

Part · 2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
CIRCLES PUBLISHING HOUSE

目 录

- 第 36 章 分 歧 / 001
- 第 37 章 韩月竹老师 / 011
- 第 38 章 初现端倪 / 022
- 第 39 章 两个普通女人 / 033
- 第 40 章 江边幽会 / 040
- 第 41 章 未雨绸缪 / 051
- 第 42 章 童心无忌 / 060
- 第 43 章 怨深情浓 / 068
- 第 44 章 授人以柄 / 076
- 第 45 章 引蛇出洞 / 085
- 第 46 章 借风行雨 / 094
- 第 47 章 陆小牛 / 099
- 第 48 章 右派分子 / 107
- 第 49 章 审 讯 / 114
- 第 50 章 痴情女人 / 122
- 第 51 章 亲者痛仇者快 / 128
- 第 52 章 生离死别 / 137

- 第 53 章 佐木老先生谈及的往事 / 141
- 第 54 章 释迦牟尼铜佛 / 149
- 第 55 章 野外临产 / 158
- 第 56 章 母子情深 / 163
- 第 57 章 县长金卫国 / 170
- 第 58 章 桃花溪人 / 178
- 第 59 章 理想“乌托邦” / 190
- 第 60 章 大炼钢铁和大锅饭的诠释 / 198
- 第 61 章 大跃进年代和吃饭冠军杨食堂 / 207
- 第 62 章 小麻雀满门抄斩 / 216
- 第 63 章 世事人情 / 223
- 第 64 章 精神食粮 / 233
- 第 65 章 危机前夜 / 241
- 第 66 章 心系黑林河 / 257
- 第 67 章 黑林河劳改农场 / 268
- 第 68 章 新任支书和大食堂 / 284
- 第 69 章 真 情 / 295
- 第 70 章 天灾人祸 / 303
- 第 71 章 心系百姓 / 313
- 第 72 章 人间冷暖 / 324
- 第 73 章 福兮祸兮 / 341

第 36 章

分 岐

一九五七年初春，乍暖还寒，安平的人们早早就感受到了春的来临。环城的山坡上、草地里、马路旁的最后积雪，经不住暖流的吹拂，正化作涓涓细流，顺着低洼处汇入清江，奔向远方。一场春雨过后，街道两旁的大树仿佛一夜之间冒出了点点绿芽，细细嫩嫩，呼之欲出。灌木丛中，迎春花的花苞羞答答地绽开，一天天地长大。小草也迫不及待地 from 冰冷的泥土里拱了出来，给大地披上了一件换季的春衣。晨光熹微中的西大坑露天煤矿，依然残留着尚未褪尽的梦境之色。萦绕于盘道上的黛青色的淡淡烟霭，因了低处气流的吹动浮浮荡荡，给这依旧寒冷的早春时节平添了丝丝暖融。远远地看过去，盘道上闪闪烁烁密如繁星的灯光，宛若矿坑里琥珀的耀眼光泽，一列列电机车无声地趲行其中，又浑然一枚枚流星划过朦朦胧胧的天际。

祝国栋丝毫不为这美丽的景色所动。

他坐在车里，腿上放着一大截灰白色的沉积岩芯，焦虑和沮丧有如一层浮垢铺漫在脸上，脑海里时不时地回响着刚才和张队长的对话。

“多少米？”

“100 米！”

严酷的事实无情地摆在了祝国栋的面前，当一阵冷冽的晨风刮过，他才极不情愿地从梦魇中醒转过来。祝国栋不再犹豫了，他疾步走到钻机旁，顶着轰隆隆的噪音，有点气急败坏地大喊一声：

“停钻！马上停钻！”

“停钻？……”

队长张南春闻声抬起头来，愕然地看着祝国栋。当他看清面前这位年轻的地质工程师一脸冷峻时，心有不甘地迟疑了一下，但还是转过身来朝司钻工打了个停钻的手势。

钻机的轰鸣遽然间停了下来，突如其来的静谧使祝国栋感受到一阵难忍的窒息，他回转身去，垂头丧气地钻进了那辆破旧的美式吉普车。

祝国栋坐在车里，以手支颐，两眼怔怔地望着前方。吉普车没完没了的颠簸让他心烦，巨大的痛苦一口一口地咬啮着他的神经。

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爆发，俄国战败之后日本在这里建立了采炭所，到今天已经开采了四十几年。特别是日伪时期，日本侵略者采取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盗掘，再加上建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大力开采，按照旧地质资料上标明的储量，地下的煤炭资源已经基本告罄，因此，尽快探明安平市地下的煤炭资源便成为了当务之急。可是他带领钻井队苦熬了三天三夜，那只带着他的急切、渴盼、畅想的锐利钻头，竟不顾一切地钻进了砾岩层，打出来的居然是卵石结构的沉积岩芯！煤炭是地壳变动的产物，在地壳内部化学和物理双重作用下形成，一般存在于页岩层中，按照传统的地质理论，遇到砾岩层就意味着下面不会有煤了。

这个结局在祝国栋看来不啻是晴天霹雳,如果真的是这样,不唯局党委交给他的任务未能完成,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,而且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安平矿务局还将面临下马的不测前景。尤其严重的是,在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期间,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的时候发生这件事,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。

祝国栋在心里痛楚地轻哼了一声。

钻井队打出沉积岩芯的消息不胫而走,给正在召开的局党委扩大会议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。会议开了有一会儿了,气氛仍然沉闷得令人难耐。透过会场上缭绕的烟雾,可以看到每个与会人员都是一脸苦相。

出席会议的都是来自基层的矿长和局机关各处室的封疆大吏,祝国栋是唯一一个被扩大进来的普通工程师。此时,他坐在会场的东南角落里,正聚精会神地仔细地翻阅工作手册,推敲着发言的要点。熟悉他的人一眼就能发现,几天来挂在他脸上的颓唐早已不复存在了。

“同志们,大家轻松一点,天毕竟没有塌下来嘛!”

局党委书记韩百川微微一笑,用手里的笔轻轻敲了敲会议桌。

其实,明眼人谁都能看得出来,他心里并不轻松,甚至比别人更为焦灼。就探测地下新的煤田和储量这件事,局党委已经不知开过多少次会了,他是积极主张勘探新煤田和查明储量的,但这个主张拿到局党委会上讨论时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,在这个时候钻井队打出沉积岩芯,无疑是雪上加霜,他怎么能轻松得了呢?!

沉闷,沉闷。

韩百川开始点将了。

“小祝哇，你这个矿业学校的高才生，又受到过周总理和李四光部长的亲切接见，你给我们大家带来了什么意见哪？”

祝国栋没想到党委书记第一个点他的将，他迟疑地看了一眼地质处副处长滕守功，见自己的顶头上司只顾闷头吸烟，什么态度也没有，便站了起来。

“钻井队打出沉积岩芯的确出人意料。但是根据这几天勘探得到的数据，再结合日伪时期留下的地质图，我仍然认为安平市的煤炭资源并没有枯竭，而且很可能在地下潜藏着储量极为可观的大煤田。”

哗——

祝国栋的讲话略一停顿，会场上的沉闷气氛立刻为之一扫，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来注视着他在。

韩百川的表情严肃起来，语调近乎冰冷地说：

“说说你的理论根据。”

祝国栋疾步走到韩百川的身后，拿出一张复制的日伪地质构造图，挂在了建国后地质部的勘探图表旁边，然后转过身来侃侃而谈。

“这是一张日伪时期的地质图。按照图表上的数据显示，安平地区属于古生代寒武纪地层，自下而上分别由玄武岩、凝灰岩、页岩、花岗岩和片麻岩构成。在白垩纪时期，安平地区的沉积岩里夹杂着很多玄武岩床，并且伴有极厚的火山凝灰岩。当火山凝灰岩逐渐减少之后页岩层出现了，这是自然界生成煤层的重要标志。日本人曾经留下过四十八个探测点，从这个资料中不难发现，我们现在的露天矿坑属于一个断裂带，分界线沿坑北一线有限延伸。我们在坑北地区发现了远比矿坑要厚得多的

片麻岩和花岗岩,这说明这一带应该是个沉陷区,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推断坑北地区是个盆地。鉴于当时属温暖潮湿性气候,那么这个盆地能不能形成一个很大的淡水湖,而且附近有一片相当茂密的原始森林呢?”

讲到这里,祝国栋又挂上一张地质图表,指着标示出的“安平”两个大字说:

“这张图表显示安平煤矿具备断裂层构成的地质条件,矿坑南半部分是浅质煤层,也就是我们现在开采的贫煤层。大家都知道,在过去的生产过程中,我们经常遇到煤层被夹石切断,煤质或泥质厚薄不均的页岩,这可不可说这是由外来河流里的植物和泥沙混合形成的呢?按照李四光同志地壳板块理论分析,地质生成过程中两者都是沉积后形成的,矿坑北半部分盆地附近如果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那就应该有煤,如果只是淡水湖,它也必然存在大量浮游生物,那么地下无疑蕴藏着石油。基于以上几点,我个人建议局党委,有必要展开进一步的深入勘探,在矿坑北半部分四十多平方华里的地域里,有希望找到大煤田或大油田。”

与会的大多数人无不在内心深处暗自喟叹,祝国栋扎实的理论功力,对安平市地下煤田的科学预见,为他赢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。

韩百川脸上的表情和缓了下来,局长兼总工程师陆炳章的眉头却拧成了疙瘩。沉默片刻,他神色凝重地说:

“小祝哇,你说安平有存在原始森林的可能,根据是什么?”

陆炳章磁性的声音在如此重要的场合,听上去极有权威。

“陆老师,”祝国栋见提问的是自己在学校时的授业恩师,立刻毕恭毕敬地站了起来,他没有喊他的职务,而是特意以师长称

之，语速低缓平稳地说，“您过去给我们讲课时说过，白垩纪第三纪上部时期气候温暖潮湿，树木茂盛，动物很多；另外，安平露天矿坑的煤炭里含有大量的琥珀和油母页岩，也证明了那时的动物很多。动物的生存必须依靠植物，植物的多寡是动物生存的保障，我因此认为原始森林可能存在。”

以祝国栋一个普通工程师的身份，并不了解局党委会上的争议，他更不知道在勘探新煤田的问题上，陆炳章一向是持反对意见的。这样一来，他就在后来的命运中，为自己埋下了劫数与祸患。

“唔。”陆炳章掐灭了香烟，意浅旨深地说，“我们不能囿于某些理论，有些理论对石油勘探有指导意义，但却并不适用于煤炭勘测。”陆炳章的脸色突然一沉，站起身来，“这件事牵一发而动全局，每一步必须慎之又慎，毕竟勘测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，如果长时间找不到新煤田，倒不如现在就果断地向其他工业领域发展，以免错失良机。”

陆炳章所指的有些理论针对谁不言自明，有了这一番话，滕守功的发言就远比陆炳章激烈得多了。

陆炳章的话音未落，他便轻咳一声站了起来。

“我不同意祝国栋同志的观点。”他一指墙上的地质图说，“我个人并非多么看重日伪时期的地质资料，但作为一种定论它的借鉴意义还是存在的。我们应该承认，日本人的勘探技术是先进的，这张地质图又是精心测绘的，他们总不会自己欺骗自己吧？如果坑北真有大煤田，这些贪得无厌的东洋鬼子能给我们留下吗？”

祝国栋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，倔犟地辩驳说：

“滕处长，这张地质图无论从探测深度和广度都远远不够，

特别是对坑北地质地貌的勘测几乎是空白的,参考可以,但绝不能作为结论,更不能作为我们的结论。”

滕守功一副不屑置辩的表情,说:“几乎是空白不等于完全空白,这显然说明日本人已经意识到了,没有必要继续进行勘测嘛!”

党委扩大会开了整整一个上午,经过表决,会议做出了以露天矿坑北部为重点,在尽量节约的前提下寻找新煤田的决议。

不想散会之后,走在去机关食堂的路上,祝国栋的好朋友——中远矿矿长刘禹达赶上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:

“祝老兄,士……别……”

刘禹达是个工人出身的矿长,没有多少文化,偏又好卖弄,有时就难免出乖露丑。

“士别三日。”祝国栋微微一笑提示道。

“对对对,士别三日,当刮目相看,祝老兄今天可真有专家的派头。”

祝国栋听他话里有话,不由停下脚步,问道:

“你是说我张狂?”

“那倒不是。不过,小心驶得万年船哪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祝国栋心悦诚服地说,“我有时候是爱较真。”

“这就是你们知识分子的毛病。说出你的观点就行了,咱们是扩大进来的,至于怎么决定那是领导的事儿。”

“可是陆总他问我呀?”

“问你你就不会话到嘴边留半句?相信群众相信党,会说的不如会听的。”

一句话如醍醐灌顶,祝国栋心头一热,不由得揽住刘禹达的腰,在他的后背上轻轻地拍了拍。

如期而至的春天降临了，一俟到来，它就给大地注入了一片勃勃生机。局机关大院里的十几棵杏树，伫立在芳菲漫漶的绿地上，迎着阵阵轻风摇摇曳曳，偌大的树冠开满了粉红色的花朵。

上次的党委扩大会议决议上报地质部之后，部里没有拨下来专项资金，只派来了苏联专家伊万诺维奇——瓦西里先生。部里的意见是显而易见的，同意寻找新煤田，但是资金自己解决，工程技术人员有限支持。

不过，这已经足以使得祝国栋欣喜若狂了。

这回他豁出去了，作为瓦西里的助手，两个人几乎是不谋而合，在露天矿坑北侧安排了十六台钻机，不分昼夜地同时钻探。

局党委对这次勘探给予了最大的支持，保证资金，保证工时，一切都给勘探让路。特别是局党委书记韩百川，穿着他那套肥大的矿工服，一有闲空就到各个钻井台走一圈，现场处理出现的问题，解决各种需要。但是，一晃个把月过去了，勘探的结果表明，前景并不乐观。

局党委再一次召开会议，陆炳章第一个讲话了。他声音低沉地说：

“最近一段时间，16台钻机的采掘深度都超过了150米，其中四号钻机突破了190米，但是还没发现煤层。这说明，日本人对安平地区的地质探测有一定的准确度，其实我们地下的地质构造并不复杂，只是一个浅层煤田，不具备衍生厚质煤田的条件。”

“陆总，”参加会议的刘禹达小心翼翼地提醒说，“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发生坍塌冒水的现象，钻探深度已经超出了老资料标

明的极限，日本人的资料，会不会是根据浅孔钻探得出的结论？”

陆炳章成竹在胸地摆摆手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禹达，毛主席说，‘看问题要看整体，不要看局部，要全面，不要片面’。即使日本人采用的是浅孔钻探，可那也毕竟是在探测基础上得出的结论，地质构造是最大的科学。”

刘禹达被驳得哑口无言，他看了看坐在座的同事们，尴尬地坐下了。

陆炳章转过头来，用征求的口吻询问韩百川：

“老韩，我看还是放弃吧。”

韩百川心情焦灼，他把烟头重重地掐灭在满是烟蒂的烟灰缸里，略一沉思，抬起头来坦率地说：

“对地质问题我是个外行。瓦西里同志，您是什么意思？”

五十多岁的瓦西里身材高大，黄褐色的头发似烫过般的披在头上，显得弯弯曲曲，手执烟斗的样子颇似领袖的风度。这会儿他坐在椅子上，正用一根精致的小探钎细心地掏烟斗。见问到自己，他抬起头来，眨了眨深邃的眼睛，操着带有浓重俄罗斯鼻音的中国话说：“达娃利斯（同志们），我劝大家不要悲观，我赞同祝工的意见。你们的国家需要新煤田，如果能找到新煤田，眼前的付出根本算不了什么。凭我的经验分析，我相信在坑北一带的地下有煤田，而且是一个复合型的大煤田！继续钻下去吧，达娃利斯！”

苏联专家的话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。不用说当时我国的外交方针是“一边倒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、另起炉灶”，更何况大家又谁都知道，这位伊万诺维奇——瓦西里先生，二十多年前就是苏联基辅煤矿的副总工程师。他的讲话刚一结束，会议室

就静了下来，像上一次党委扩大会一样鸦雀无声。

会议继续进行着，议题却不知不觉地悄悄移位了，当气氛重新热烈起来的时候，反对意见被无情地抛在了一边，大家讨论的议题已经是怎样为钻探提供更多的支持，探讨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陆炳章离开了会场，他站在走廊里，望着远处矗立的钻塔，心情十分复杂。他觉得韩百川和那帮子人似乎都得了热病，不管什么事都喜欢一哄而起，一拥而上，丧失了起码的科学态度。那个瓦西里更是可气可恨，敢情不是在你们国家折腾，锅碗瓢盆全砸碎了也不伤你一根毫毛。达娃利斯，达娃利斯，科学是靠喊一声达娃利斯就能解决问题的吗？这时，会议室里传来了韩百川的讲话声：“同志们，我们一定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，很多事情并不是绝对的，当目标确定之后，我们要拿出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勇气和毅力，不找到新煤田，绝不罢休！”听着这仿佛向他示威的声音，陆炳章轻轻地叹息一声，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。

第 37 章

韩月竹老师

东方的天际刚显出鱼肚白，祝国栋的妻子闵玉珍便睁开了眼睛，她支撑着已经怀孕六个月的身子，穿上衣服，朝睡在炕里面的儿子祝新华亲了一下，心里透着浓浓的母爱。不知不觉，新华虚岁已经九岁了，他还是早先那张可爱的圆脸，只要一笑，脸上便显现出两个诱人的酒窝，浓黑的眉毛、长长的睫毛，还有那双乌黑的眼睛简直就是和他爸爸祝国栋一个模子出来的，和以前不同的只是个子长高了，儿时头上的那一缕兔尾毛变成了一头黑亮而略带卷曲的浓发。在玉珍眼里，丈夫是个坚强的大男子汉，新华则是个可爱的小男子汉，他们是她生命的全部，是她最大的骄傲。

生活其实就是这样，每天的平淡构成了生活的主旋律，起床、购物、洗漱、吃饭、上班、下班，循环往复，人们在岁岁年年中走过，迎接着春夏秋冬、寒来暑往。在平淡的生活背后，凝聚着人们的情与爱，苦与乐，悲与喜，品尝着生活中的酸甜苦辣，悲欢离合。

闵玉珍挺着肚子，简单地梳洗了一下，便院里院外地忙活起来。小院前后不足百余平米的面积栽满了各种果树，桃树、梨树、苹果树都已经含苞待放，整个院子里充满了勃勃生机。忙活

了一阵，闵玉珍走出家门，去菜市场买菜。他们住的是矿山的干部住宅区，位于矿区的东侧，一家一户独门独院的小平房排列得整齐有序，十分别致。这里环境静谧优雅，一条小溪从住宅区中间穿过，一片垂柳，一座小桥，一个凉亭构成了这里的主要风景。穿过小桥，便进入矿区新村的市場，这里是普通工人的居住区，大街小巷人头攒动，车水马龙，喧嚷声、叫卖声、汽车喇叭声响成一团。

闵玉珍匆匆买完菜，便赶回家，边做饭边招呼儿子起床。祝新华睁开朦胧的睡眼，边穿衣服边说：“妈妈，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？”

闵玉珍把儿子搂到怀里，亲切地问道：“怎么？想爸爸了？”

“嗯，我都好几天没见到爸爸了，昨晚我在梦中写了一首诗给爸爸听呢，你也听听啊，‘机器轰鸣大钻塔，爸爸找煤为国家，乌金滚滚出煤海，矿工心里乐开花。’”

玉珍虽然不太懂诗，但看着儿子绘声绘色朗读的表情，十分赞赏地说：“看来新华以后要成为小诗人了。”

新华把这首诗抄在纸上，说道：“等爸爸回来我要让他看，妈妈，你想爸爸吗？”

“妈妈当然想爸爸了，妈妈担心他吃不好，睡不好。你爸爸说，他一定要找到煤，等找到煤，他就回来。”

“爸爸真能找到新的煤田吗？”新华瞪着两只天真无邪的大眼睛，好奇地问道。

“你爸爸一定会找到的。他是个上进要强的男子汉，你长大了也要做你爸爸那样的人啊。”

新华点点头。

闵玉珍把两个饭盒装好，放在桌上，“儿子，一会儿吃完饭你

把这个饭盒给爸爸送去，一个是你的，一个是爸爸的。妈妈怀着小弟弟，走路不方便，你能帮妈妈做这件事吗？”

“能。”祝新华一脸严肃地站在那儿，弯曲着右臂，做了个挥拳的姿势：“妈妈，我已经是大人了，我不仅能做，我还能保护你呢。”

看着儿子的动作，闵玉珍忍不住笑起来，搂过儿子亲了一口，“乖，赶快吃饭，吃完就送去，到钻塔下面你就能看到爸爸了。”

孩子们上学的时间比大人们上班的时间要早，他们总是嚷着要早吃早走，似乎他们的事情比大人的还重要。父母们被吵得没法便总是依了他们，家门外的事情多好玩，同学们在一起就更开心，孩子们对他们自己的那个世界总是津津乐道，兴趣盎然。

这不，一群小学生背着书包、系着红领巾，正蹦蹦跳跳地朝学校走着，边走边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他们的事情。其中一个梳着短辫、长得十分俊俏的小姑娘问道：“哎，我问你们，昨天韩老师让我们回去考虑我们二年三班的新班长，你们都想好了没有？”

“嘿嘿，我早就想好了，”一个长得肥头大耳的小男孩接过来，“我喜欢你，就选你当班长，你们大家都听见没有，如果谁不选刘文静，我就让他好看。”

刘文静连忙摆手：“陆小牛，我觉得我不行，上学期我的语文考了五分，可算术才考了四分，人家祝新华可全是五分哪。”

陆小牛撇了一下嘴，不屑地说道：“那有什么啊，他根本没资格当班长，我爸爸说了，他爸爸妈妈都不是党员，就凭这个，他也